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二回 鬧新聞撞牆翻瓦罐 灑霜毫論史出奇文

且說我們中國鄉試的號舍，原是最逼狹的地方。那間號舍的地位，前後左右方圓不到三尺，剛剛只容得一個人的坐處，連晚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。要睡起來，只好和狗一般的，就在那間號舍裡頭圈著，那裡還有什麼地方安放對象？那班鄉試的人都把一個鐵叉插在號舍對面的牆縫裡頭，鐵叉上有個圈兒，把個小小的爐灶就放在圈兒裡面，燒菜煮飯都在這付爐灶上頭。如今這個寶貝也把這個爐子如法泡製的放在牆上，慢慢的把那只鴨子煮起來。無奈他這付爐灶也不知從那裡定製來的，果然的碩大無朋。那號舍裡頭的過弄只有一尺多寬，給他這樣的一來，差不多就占了一半地位，來往的人已經都要側著身子過去。更兼爐灶上面加上一個絕大的瓦罐，煮得熱氣騰騰的。那班來往的人到了這個地方，沒奈何只得低著頭，斜著身體過去。章秋谷看了這般情景，覺得心上也狠有些嫌他，暗想天下怎麼竟有這般奇事。

正想著，只見一個同號的朋友叫作石仲瑛的，走了過來。見秋谷站在號舍外面，便立定了腳，隨意和他閒談。忽然間回過頭來，剛剛那瓦罐裡頭的熱氣絲絲縷縷的直騰上來，直撲到石仲瑛臉上。那鴨子本來沒有洗得乾淨，那熱氣裡頭卻夾著一股臊氣，直沖入石仲瑛鼻子裡頭。石仲瑛掩鼻不迭，覺得一個噁心，嘴裡頭吐出一口清水來。秋谷見了，不覺有些好笑起來，便把方才的事情，打著鄉談和他講了一遍。

石仲瑛回過頭來看了一看，口中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人？竟帶著活雞活鴨進場燒煮，想來是個廚夫的兒子。我們何不想著法兒，跑過去撞他一撞，把他的寶貨撞掉了，叫他不得口，豈不爽快？」石仲瑛說到這裡，只見那考生回過頭來，惡狠狠的瞅了他們兩個人一眼。秋谷見了，便悄悄的把石仲瑛拉了一把，低低說道：「你不要隨口混說，他懂得我們的話兒。」石仲瑛笑道：「他就是懂得我們的話兒，我們也不怕他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遠遠的一個長大身材的人大搖大擺的走來。秋谷眼快，早已看見是東方小松的族弟東方柏生。便道：「柏生來了。」那東方柏生遠遠的一直跑來，直走到秋谷面前，方才看見了秋谷和仲瑛，口中叫道：「秋谷兄，仲瑛兄，原來你們都在這裡。」一面說著，眼睛望著他們兩個人直撞過來。秋谷看勢頭不好，東方柏生的身體，離那煮雞子的瓦罐中間，相隔不過只有四五寸的地位，連忙說道：「小心些，留心別人的東西！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得完，早見東方柏生一個轉身，那一隻右手輕輕的在那瓦罐上帶了一帶，只聽得「阿呀」的一聲，那個瓦罐早翻了一個身，從爐座上直跌下去。」格啾啾」一聲，把個瓦罐跌得一個四分五裂，連那煮的鴨子也丟在地下。

東方柏生呆了一呆，正要開口，早見那考生擰拳擄袖的直搶上來，劈胸一把拉住了東方柏生的衣服，口中嚷道：「你走路不帶眼睛麼，亂撞你娘的什麼？快快的賠我鴨子和瓦罐來！」石仲瑛見了，連忙走上前一步，勸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有話好好的講，何必動粗？快放了手，有話總好講的，況且他是一時無心之失，不是有心和你作對的。」那考生把石仲瑛看了一看，睜起了一雙眼睛，「呸」了一口道：「你還說他是無心。你們兩個方才已經在那裡商議了好一會，要想法子撞翻我的鴨子，叫我不得到口。分明是你們三個人有心串合，故意前來尋我的開心。還虧你有臉來和他講情，我不和你講話已經是好的了。」石仲瑛平空的碰了他一個大大的釘子，一時倒也回答不出什麼來。那考生緊緊的拉住了東方柏生的胸前衣服不肯放鬆，一面還口中嚷道：「你們幾個人想要來尋我的開心，你們也沒有打聽打聽我是個什麼人！」

章秋谷聽了一回，看著那考生口分放肆，口中牽枝扯葉的只顧亂嚷，不覺怒從心起，搶步上前，把那考生的手腕輕輕的一把握住，往下一頓，那考生不由的「阿呀」了一聲，不知不覺的就放了手。秋谷正色對他說道：「我們都是讀書人，有理講理，為什麼要這樣動手動腳的，那裡還像個斯文人兒？」那考生被秋谷頓了一頓，知道這個人氣力不小，不是好惹的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你們幾個人有心撞翻了我的鴨子，你如今又無故干預我的事情，難道你是不講理的麼？」秋谷大笑道：「你倒說我不講理，你恃蠻拉住了別人的衣服不肯放手，講理的人是應該這樣的麼？我不過是個旁人，好意解勸你們一下，怎麼倒是不講理？」

那考生道：「他撞掉了我的東西，難道我不要拉了他，叫他賠償的麼？」秋谷道：「他打碎了你的東西，你只顧好好的叫他賠償就是了，為什麼要這般粗魯莽撞，動手動腳？他撞了你的東西，你要叫他賠償你的東西，你扯了他的衣服，卻叫那個賠償他的禮面呢？」那考生聽了，頓口無言了一會，方才氣忿忿的說道：「你們大家串同一氣，有心毀壞我的東西，和無心毀壞的不同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天下的事情只要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管什麼有心無心。有心也是這個樣兒，無心也是這個樣兒，只要償還了你的東西，就是有心便怎麼樣呢？」

那考生聽了，口中支支格格的不知想說什麼，卻一時說不出來，停了一停方才說道：「你們須要賠還我的原物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你要賠還原物，非但沒有這個例，而且也沒有這個理。虧你讀書明理的人，怎麼講出這樣的無意識的說話來？」

那考生聽了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。秋谷便取出兩塊錢來，遞在那考生手內道：「這兩塊錢賠你的鴨子和瓦罐，好不好？」那考生見了白晃晃的兩塊錢，頓時改了滿面的笑容道：「論理不該和你老人家較量，只是兩塊錢委實少些，請高升些兒。」秋谷見了微微冷笑，又取出一塊錢來給他道：「你只要肯要錢，事情就好辦。」那考生把三塊錢揣在腰內，口中還謝了秋谷一聲。

東方柏生便也向秋谷謝了一聲道：「今天幸而你在這裡，和我解了一個圍。」

石仲瑛笑道：「方才那般其勢洶洶的樣兒，一見了錢就軟綿綿的變了一個樣兒，可見如今世上銀錢的力量大得很。」秋谷道：「就是如今的那班王爺、中堂，平時見了人那臉上好象刮得下霜的一般，只要一見了白晃晃的銀子，就是見了他的父母妻子也沒有這般的親熱，頓時春風滿面，和氣迎人。那班大人先生尚且如此，何況這樣一個不成氣候的飯桶？」石仲瑛聽了狂笑道：「好好的說話，你的牢騷話兒又來了。」秋谷聽了微笑不言。大家談了一回，也就散了。

一會兒，聽得三聲大炮，明遠樓上鼓角齊鳴，知道已經封了門。一會兒又封了號門，不許大家來往。到了晚間，秋谷覺得肚子裡頭有些餓了，便取出炒米，胡亂泡了一泡，就帶著的火腿、熏魚吃了兩碗。又吃了一杯茶，便半半睡的合目安息。

起先睡的時候覺得渾身都不暢快，再也睡不著，翻來覆去的。直到二更將盡，卻倒睡著了。睡到四更將盡，主考發下題紙，號軍按著號數一號一號的送進來。秋谷蒙矇矓矓的接了題紙，看也不看，隨手放下，仍復睡去。直睡到晨雞報曉，玉漏無聲，方才睡醒。坐起身來，叫號軍取些熱水，洗一個臉，又胡亂吃了些乾果糖點，方才展開題紙。看時，只見一張大大的題紙上刻著五道論題：第一題是「漢武帝時，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、習先聖之術者，縣次續食，令與計偕論」；第二題是「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論」；第三題是「謝安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論」；第四題是「張九齡上千秋金鑒錄論」；第五題是「明太祖招商稅母定額論」。秋谷看了這幾個題目，覺得都很容易，況且又都是素來知道的，連查也不用去查，略略的想了一想，便都有了主意。鋪下草稿紙，提起筆來，振筆直書。這章秋谷本來是個有名的江南名士，真個是文不加點，倚馬萬言，平翻北海之潮，倒卷黃河之水。還不到一點鐘的時候，五藝早已脫稿。略略的休息一回，吃了飯，便騰真起來。一口氣寫到下午五點多鐘，已經騰畢，又自己細細的看了一回。

正看著，只見石仲瑛從外面探進頭來，看了一看，失驚道：「你都完了罷，好快手，好快手！我剛剛做了首次兩篇，第三篇還只做了一半。」說著，便伸手過來，取了章秋谷手中的卷子，略略的看了幾行，就嘖嘖歎賞道：「筆仗好得狠！逼真是胎息《史》《漢》的文法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不要這般謬贊，你只看下去就是了。」

石仲瑛聽了，便果然一行一行的看下去。看到第三篇上，看得得意極了，竟高聲朗誦起來。只聽得石仲瑛提著那正宮調的嗓子，一腔三板的讀道：

入廣武門而聞阮籍之唏噓，登平乘樓而聽桓溫之太息，俯視天下，感慨繫之。

蓋嘗讀史，至謝安之為人，而歎其度之不可及也。古之君子，尚黃老之學，崇淡泊之治。內無所懼，外無所營。雖有帝王之尊、卿相之貴，雷霆震驚於前，虎豹奔走於後，而此心漠焉冥焉，終不為動。此平日學問有以養之，非鎮物矯情之所能也。

晉之士習崇尚虛無，卿相以清淡為事，儒林以論答為能。安性好聲律，期功之慘，不廢絲竹，士大夫效之，遂以成俗。又嘗與王羲之同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，當世非之。然其為政也，盡忠王室，竭忠輔衛。斯時也，內有權臣，外有強敵。

晉以偏隅之地、積弱之勢，北面而爭天下。勝敗之機，間不容髮；天下大勢，岌岌可危。而安以談笑應之，處之晏如，無所畏憚。卒能折桓溫於內，敗苻堅於外。懸一發於千鈞，奠國家於磐石。其晉室之所以不風亡者，徒以有安在也。夫清淨之學，沉思若愚，拊幾若得；高見風雲，俯視山水；嘯傲天下，凌鑠古今；以卿相富貴為敝屣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安之為人，有類於此。觀其與王坦之同迎桓溫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持手版；安從容就席，神色自若，亦可以見其度矣。或謂其聞謝玄之勝，至於折屐，矯情鎮物，非大臣所宜。然三代以上，惟恐好名；三代以下，惟恐不好名。東晉之政，禁於亂絲，而安以淡泊治之，無內外相乘之亂。蓋其經濟足以應之，非特以黃老相尚而已也。其與羲之同登冶城，登高遐想，慨然有世外之志，而不以富貴功名為念，此其胸次為何如？而後人乃以小節議之，謂其矯鎮，抑亦苛矣！

石仲瑛讀了一遍，覺得愛不忍釋。又反反覆復的重看一遍，不覺擊節歎賞道：「這幾篇文字，雄渾高古，音節非常。而且頓挫宛轉，丰神獨絕，真個不愧是個古文的作家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你看看也還罷了，何必說這許多應酬的套話？」石仲瑛道：「那一個說應酬套話的就是個烏龜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罵得好，罵得好，算你會說何如？」石仲瑛回心一想，不覺也笑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你不要見怪，我是一句無心的話兒，不是有心罵你。」

章秋谷笑了一笑，便也向石仲瑛要做好的草稿來看。石仲瑛便在胸前一個卷袋裡頭取出草稿來，遞給秋谷，笑著說道：「我沒有你這般洋洋灑灑的筆仗。你看了有什麼不妥之處，請你改削改削，不要客氣。」秋谷笑道：「太謙了，太謙了，這『改削』的兩個字兒斷不敢當。」一面把他的草稿看了遍，覺得見識也還開通，議論也不通達，只是筆力來得軟些，氣魄來得小些，未免有些小家氣。便也隨口贊了幾句，又和他斟酌了幾處不妥當的地方，石仲瑛方才走了。

又見隔號的那個考生走了過來，滿頭大汗的對著秋谷拱手道：「老先生這個時候五藝都一齊完了，佩服得狠！只是小弟有一件事兒要來求教。」正是：

鹿錦鳳綾之豔，彩筆生花；珊瑚玉樹之珍，文章有價。

不知那考生問的什麼話兒，且待下文交代。